

清代翰林院 与文学研究

潘务正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研究

潘务正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研究/潘务正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01-013385-0

I. ①清… II. ①潘… III. ①文官制度-研究-中国-清代
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清代 IV. ①D691.42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3156号



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研究

QINGDAI HANLINYUAN YU WENXUE YANJIU

潘务正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7.75

字数:408千字 印数:0,001-2,000册

ISBN 978-7-01-013385-0 定价:55.00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作者简介

潘务正 1974 年生，安徽芜湖人。2000 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古典文学硕士学位，六年后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桐城派、清代诗学、赋学等。编辑出版《沈德潜诗文集》（合作），在《文学遗产》、《中华文史论丛》、《国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制度层面入手探讨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的关系。与前代词垣相比，清代翰林院政治功能削弱，文学职能加强，清代诗风流变、律赋复兴及古文理论等方面，均可见到翰林院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诗歌方面，通过考察王士禛、袁枚诸人诗风的转变及诗学理论的形成，乾隆中期岭南诗风由唐入宋、晚清宋诗运动的兴盛等，揭示出其中隐含的翰林院制度因素；律赋方面，赋作为展示才学的文体，被清代用来选拔润色鸿业的词臣，法式善《同馆赋钞》可以看出翰林院律赋创作的风貌，而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则可见出词垣赋风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古文方面，以方苞古文理论为中心，探讨其形成与翰林院制度的关联。此外，本书还考察了清代翰林院与文化（如韩愈为土地神）、学术（清代宋学及汉学）之间的联系。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彰显问题意识，不追求宏大叙事，而是在具体问题中深入揭示制度与文学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体现出作者务真求实的学术精神。

责任编辑：陈寒节

装帧设计：朱晓东

本书的出版得到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研究”

安徽省 A 类重点学科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重点学科

资助

《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研究》序

许 结

潘务正博士将其论文《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研究》电子本发到我的邮箱，因待付梓，嘱为序以助行色。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已逾时八载，再行阅览，颇有重温之情；而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与昔时论文相比，有所增益，其间尤见近年来作者的学思与心血。八年光阴，务正于课生之余，勤黽治学，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包括一百五十万言的《沈德潜诗文集》编校，然于此论文稿，则铲削销磨，旷时日久，自寓厚积薄发之志，亦有积篲成山之功。唐人李肇《翰林论》开篇引宋昌语：“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已明翰苑之言，乃言公，乃王言。章实斋《文史通义·言公》云：“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所谓古人为公之言，隐蕴六经载言之义，而帝国朝廷，自汉武“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王言法经而明公，自成传统，然则翰苑由唐以来，千年承替，发言为文，何以至清代而鼎盛？乾隆皇帝为鄂尔泰、张廷玉编《词林典故》御制序曰：“惟六经之士岂易言哉，而况跻玉堂而列芸署者，尽六经之彦也。木天故事，历代沿革，具见于斯，则又何言。惟是国家重馆阁之选，极优遇之隆，诤止蜚其英声，将以华国而已哉！”其中以“六经之彦”对应“古人之言”，复以“馆阁之选”、“优遇之隆”彰显当朝之盛。读翰苑文学，当作如是观；研究翰苑制度之于文学，或亦当作如是观。

务正从我问学六年，习诗古文，硕士论文以晚清桐城学为题，博士论文则转向盛清翰苑与文学，因其成于胸而形于文，答辩时宣于言，如数家珍，

硕、博论文皆获全优佳绩。2012 年秋我受学校派遣往中央党校学习,适逢教师节晚会,与务正同事崔教授同桌,崔教授听说我是务正的指导教师,立即起身示敬说:“您是潘务正的老师,我一定要敬酒,他人品好,学问好。”我当时真有“而今方知为师之可贵”的感受。古人为人与学,要在居敬,敬则有畏,畏则精勤,回想当年与务正或“悟言一室之内”,如每周的师生见面会与商量论文的情形,或“放浪形骸之外”,如相伴散步秦淮河畔与从图书馆冒雪而返的影像,其为人之居敬,为学之精勤,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今读其书稿,仍可以“勤”字为言。

一曰勤习。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古注多论“学”而鲜言“习”,而孔子“时习”之义,最为要紧。《说文》:“习,鸟数飞也。”故引申为重习、学习。读书反复温习,固重要,倘若如庄子谓“读死书”,则如古人所谓“八股”之毒害人心,而未解孔门读书“时习”而“说”(悦)之要义。因为读书与治学,惟有如鸟之振翅翱翔于自然之空际,才能灵动而愉悦。务正为学,深知文献重要,故每究一事、一理,尝理首书丛,然每得一事、解一理,则喜形于色,如某天忽对我说“桐城谬种”之由来,对自己的发现与想法,滔滔不绝,其愉悦之情,溢于言表,于是成考辨之文以公诸世。至于方苞“义法”之倡与针对“翰林旧体”的问题,为学界论方苞“义法”者所罕及,务正集诸如方苞奉和硕果亲王之命编《古文约选》等细事,结合其居翰苑正文体之举措,尤其与古文辞禁的关系,而陈论新颖,自有所得。所得在于勤习,勤习在于愉悦,于我心有戚戚焉。

二曰勤疑。如果说孟子反对人们“尽信书”致谓“不如无书”是种对泥古的质疑,那么在中国学术史上又有两个阶段出现了两大疑古思潮,一则是自中唐到北宋如啖助的《春秋统例》、陆淳的《春秋集传辨疑》对春秋三传的质疑、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欧阳修的《诗本义》、《易童子问》、刘敞的《七经小传》等又由《春秋》衍及诸经,且由疑传到疑经;一则是二十世纪前期由“古史辨”派倡导的史学疑古思潮。尽管后者随着大量出土文献的出现而产生了学术的反拨,所谓“走出疑古时代”,但疑古作为一种学术动力,宜为学者必备。我与务正交往,知其多“问”存“疑”,读其文章著述,鲜有人

云亦云,而是棱角分明,破题解蔽,以致他为文与同辈相比,或“少”而“精”,于时尚之学(数量),我不无担忧,而于学术之担当,则又理解与赞赏。

三曰勤思。《论语·为政》载“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学思并进;《礼记·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慎思”在于用心。清人丁柔克《柳弧》卷四《状元被褫》有则故事:“国朝有文状元某,试《松柏有心赋》,以题为韵,忘押‘心’字,皆未看出。上看出,批曰:‘状元有无心之赋,试官无有眼之人。’”写赋失押“心”字,仅是个案,然为学失“心”,恐成通病。今观务正这本书稿,因用心而勤思,故每章皆为一大问题,如翰苑与“诗学”、“赋学”、“古文”等;且每节又俨然为具独见之问题,如第二章有关王士禛入翰林院的“诗史意义”、袁枚性灵诗学与“庶吉士外放”的关联、翁方纲督学广东对“岭南诗风”的影响,均为目前学界罕论的诗学问题;第三章法式善《同馆赋钞》、林联桂《见星庐赋话》与翰苑考律赋的直接关系,以及相关的理论探寻,又是赋学专题研究,值得关注。没有问题,何来学术,没有学术思考,自然也就没有问题意识,务正论文鲜有概论性的描述,原因正在于此。

我与务正知深故言拙,仅陈“三勤”,以期共勉,并塞请序之责。我曾戏言习中国古典文学者,治唐宋者如抓“鳝”,以中指执其中身,旁两指助力扣住即可;而治先秦两汉或明清者则如捉“蛇”,或击头部“七寸”,或执尾部速拎起而抖动之,以松其骨。执尾抖动,骨节尽松,力必达于首,此新“捕蛇者说”,不知务正以为然否?

2004年4月20日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节 翰林院美称及性质	1
第二节 翰林源流	7
第三节 清代翰林院制度述略	17
第四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思路	28
第一章 清代翰林院职能与文学	34
第一节 人才渊薮	34
第二节 草诏应制	41
第三节 衡文督学	51
第四节 奉使告祭	61
第五节 纂修书籍	70
第二章 翰林院与清代诗风的流变	95
第一节 翰林院与清初诗风的确立	95
一、康熙对清初翰林院诗风的整饬	96
二、台阁重臣与翰苑诗风的规范化	104
三、康熙朝翰苑内外诗风的差异——以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唐宋诗之争为中心	116
第二节 王士禛进入翰林院的诗史意义	126
一、王士禛进入翰林院	126

二、诗风的转变	129
三、诗风转变的翰林院因素	136
四、进入翰林院与诗史地位的确立	141
第三节 庶吉士外放与袁枚性灵诗学的形成	145
一、外放与心态	145
二、性灵与格调	148
三、艳情与雅正	152
四、山林与馆阁	155
第四节 翁方纲督学广东与岭南诗风的演变	159
一、岭南之行与翁方纲诗学崇苏的凸显	159
二、督学案临与崇苏宗宋诗风的传播	164
三、翁方纲与岭南诗坛的复兴及诗风演变	169
四、学政与清代翰苑诗风的传衍	175
第五节 翰林院与晚清宋诗运动	180
一、程恩泽:道咸诗体大变的开山者	180
二、祁寯藻:“显然主张宋诗”	186
三、何绍基:“晚清学苏第一人”	190
四、曾国藩:“湘乡文字总涪翁”	195
第三章 翰林院与清代律赋的兴盛	203
第一节 翰林院考赋与清代律赋的复兴	203
一、清代试赋类型	203
二、清代翰林院考赋原因	207
三、翰林院考赋与清代律赋的兴盛	211
第二节 法式善《同馆赋钞》与乾嘉朝翰林院赋风	218
一、法式善与《同馆赋钞》的编纂	219
二、命题:“从不故求隐僻”	222
三、赋与学术:汉学兴盛与赋的学术化	226
四、主题:讽喻的消解与颂圣之风的昌炽	231

五、赋风:清秀,“此近时风尚”	236
第三节 林联桂《见星庐赋话》与嘉道之际馆阁赋风	242
一、政声与诗名:林联桂生平	242
二、去唐律与尚时趋:《见星庐赋话》赋学批评的焦点	244
三、因难见巧与避熟趋新:嘉道之际翰苑赋的艺术追求	248
四、渗透与融通:嘉道之际翰苑赋的新变	254
第四章 翰林院与清代古文理论——以方苞古文观为中心	259
第一节 方苞翰林履历	259
第二节 雅洁论之一:简洁——从“翰林旧体”谈起	263
第三节 雅洁论之二:纯洁	276
第四节 《四库全书总目》古文观与清代翰林院的古文理论	287
第五章 翰林院与清代学术文化	296
第一节 明清翰林院祠祀韩愈考	296
一、“建置本末无可征”:肇祀时间考	297
二、“肇祀不知义何取”:祠祀原因考	300
三、“从来名贤歿为神”:仙事演变考	306
四、“瀛洲署中坎社鼓”:祭祀仪式考	312
第二节 翰林院与清代汉宋之争	315
一、翰林院与清代汉宋之学	316
二、清代翰林院中汉宋学术的消长	328
三、乾隆朝翰林院中的汉宋学术之争——以姚鼐辞四库馆为中心	335
附录:清代翰林院大事简表	352
参考文献	416
后记	435

绪 论

第一节 翰林院美称及性质

“翰林”一词,出自扬雄《长杨赋》:“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翰”的本义指鸟有文彩的羽毛,《说文解字》释“翰”曰:“天雉赤羽也。”《逸周书》卷七《王会篇》云:“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晋孔晁注曰:“鸟有文彩者。”^①古人以羽毛为书写工具,故翰又有“笔”的意思,如陆机《文赋》:“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吕向注曰:“翰,笔也,言林者,华盛貌。”^②引申为文采,李善注《长杨赋》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从赋的内容来看,翰林主人在回答子墨客卿关于圣主狩猎的危害时,旁征博引,词采斐然,不愧文翰若林之称。汉魏六朝翰林之意主要就在于形容文采,潘尼《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云:“婆娑翰林,容与坟丘。”李善注曰:“《答宾戏》曰:婆娑乎术艺之场。”^③翰林即“术艺之场”的意思。晋李充著有《翰林论》,专论当时的文章,亦是在文苑之意上使用该词。

由上可知,“翰林之名,见于汉时,未以署官,特作赋者假喻于文辞云

①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20—921页。

② 《六臣注文选》卷一七,《四部丛刊》本。

③ 分别见萧统编:《文选》卷九、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1256—1257页。

尔”^①。称翰林为官署的年代,清人姜宸英、黄叔琳均认为始于三国时蜀,姜宸英曰:“《蜀志》诸葛瞻‘为翰林中郎将’,以翰林名官始见于此。”^②然据馆臣考证,监本“翰林”乃“羽林”之讹;且遍稽史料,未有以翰林中郎将名官者,而羽林中郎将自东汉设,比两千石,至南北朝一直存在。则《蜀志》诸葛瞻所任为羽林而非翰林无疑。翰林为官署实设自唐玄宗时,据唐李肇《翰林志》:

初,国朝修陈故事,有中书舍人六员,专掌诏诰,虽曰禁省,犹非密切,故温大雅、魏徵、李百药、岑文本、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时召草制,未有名号。乾封已后,始曰北门学士,刘懿之、刘祎之、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为之。则天朝,苏味道、韦承庆,其后上官昭容独掌其事。睿宗则苏稷、贾膺福、崔湜。玄宗初改为翰林待诏,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相继为之,改为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刘光谨、张垪乃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③

李肇为中唐时人,对玄宗朝掌故的记载应该有坚实的史料作后盾,因此他说翰林待诏设立于玄宗初年是可靠的,这一点也得到今人的认可^④。宋王溥在《唐会要》中沿用此说云翰林院“开元初置”。^⑤《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均沿袭李肇的说法。不过“开元初”具体指哪一年却难以确定。如果以张说为首任待诏的话,那么,他进入翰林院可能在玄宗开元六年以后,因为此前他为姚崇所构,贬为相州刺史(开元元年至二年),除岳州刺史(三年至四年),又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五年),直到六年才赴东都任

① 鄂尔泰、张廷玉编:《词林典故》卷二,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② 姜宸英:《湛园札记》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另见黄叔琳《砚北杂录》卷八“翰林”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58册。

③ 《翰学三书》(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④ 徐茂明:《唐代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设置时间考辨》,《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⑤ 王溥:《唐会要》卷五七,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977页。

职^①。至于下限,则不会超过开元十年,因为此前“已有翰林供奉之职”^②,如《新唐书·文艺传》称“玄宗开元十年,召(吕向)入翰林,兼集贤院校理”^③;又,“开元初,迁监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还复官”的赵冬曦,与秘书少监贺知章等人集贤院修撰,而是时“翰林供奉吕向、东方颢为校理”^④,岑仲勉先生《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考此时为开元十年^⑤。照此推论,唐代翰林院应设在玄宗开元六年至十年之间。这是翰林最早作为官署出现在史料的记载中。此后,翰林院开始了它长达一千余年的历史,直至晚清消亡。

古人喜欢为钟爱的事物献上许多美丽而又有来历的称呼。翰林院,文献记载中又称词林、词垣、玉堂、瀛洲、木天、芸阁等。这些名称,恰恰从多个侧面显示了翰林院的性质。

首先,翰林院被称为“文章渊薮”,帝王通过种种途径将有文学才华的士人吸纳进来,形成天下文章聚集于中的盛况,“词林”就是从翰苑人物之盛方面作翰林院代称的。词林,指汇集在一处的文词,也指文人之群。萧统《答晋安王书》曰:“殫核坟史,渔猎词林。”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曰:“忆昔李公存,词林有根柢。”由此引申,后世便称文士聚集的翰林院为词林。明洪武时初建翰林院于皇城内,“学士而下,晚朝即宿其中”,匾之曰“词林”^⑥,遂以之代称翰林院。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张位《词林典故》、焦竑《词林历官表》、周应宾《旧京词林志》、清鄂尔泰、张廷玉《词林典故》、朱珪《皇朝词林典故》等,均以“词林”指翰林院。词垣,指词臣的官署,宋庠《元宪集》卷一九《扬州谢到任表》曰:“猥由文馆入忝词垣。”考《宋史》,宋庠由知制诰迁为翰林学士,此处词垣无疑乃翰林院之意。宋胡沂有

① 陈祖言:《张说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傅璇琮:《唐玄宗两朝翰林学士考论》,《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③ 《新唐书》卷二〇二《吕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58页。

④ 《新唐书》卷二〇〇《赵冬曦传》,第5702页。

⑤ 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5页。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玄宗朝翰林学士传·吕向》亦有论,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⑥ 黄佐:《翰林记》卷一,《翰学三书》(一),第7页。

《词垣草》，清吴鼎雯有《国朝词垣考镜》，前者为其翰林院中所作文字，后者是关于清道光以前翰林院掌故的考述。

其次，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随侍帝王，职亲地近，位望清华，被视为神仙之职，因此以道家神仙之境“瀛洲”、“玉堂”代称。瀛洲为传说中的仙山，与蓬莱、方丈并称。唐太宗李世民在秦王府时，作文学馆，以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人为学士，号“十八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讨论坟典。“方是时，在选中者，天下所慕向，谓之‘登瀛洲’”^①。后世翰林设学士之职，便以瀛洲呼之，翰林院之正门曰“登瀛门”。至于翰林院称“玉堂”，则有不同的说法^②。据清何焯考证，玉堂为汉代待诏之所，与道家传说无关：“《汉书·李寻传》，哀帝初，待诏黄门，故云‘食太官，衣御府，久污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未央宫。’汉时待诏于玉堂殿，唐时则待诏于翰林院。至宋以后翰林遂并蒙玉堂之号耳，何谓出于道家手？太宗赐榜，正用《寻传》。”^③但征诸文献，玉堂并非与道家无关。“玉堂”一词，自汉始亦指道家神仙居处。汉费长房曾与一卖药老翁进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④；晋孙绰《游天台山赋》云：“朱阙玲珑于林间，玉堂阴映于高隅。”李善注引《十洲记》曰：“承渊山金台玉楼，流精之阙，琼华之室，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灵之所宗也。”^⑤以玉堂称翰林，清人袁枚认为始于宋代：“今人动以‘金马玉堂’称翰林。余按：宋玉《风赋》：‘徜徉中庭，比上玉堂。’《古乐府》：‘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泛称富贵之家，非翰林也。汉武帝命文学之士待诏金马门。‘金马’二字，与文臣微有干涉。至于谷永对成帝曰：‘抑损椒房玉堂之盛宠。’颜师古注：‘玉堂，嬖幸之舍也。《三辅黄图》曰：‘未央宫有殿阁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是‘玉堂’乃宫闱妃嫔之所，与翰林无干。宋太宗淳化中赐翰林‘玉堂之署’四字，想从此遂专属翰林耶？”^⑥其实唐人

① 《新唐书》卷一〇二《褚亮传》，第3977页。

② 参见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4—75页。

③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何焯校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5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一一二下《费长房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743页。

⑤ 《文选》卷一一，第498页。

⑥ 袁枚：《随园诗话》卷一五，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页。

即已将翰苑与道家的玉堂之所并论,李肇《翰林志》曰:“居翰苑,皆谓凌玉清,溯紫霄,岂止于登瀛洲哉,亦曰登玉署、玉堂焉。”玉堂与玉清、紫霄并举,显然为神仙之所。宋代君臣亦视翰苑为道家神仙所在。宋代翰林院环境清幽,不啻为人间仙境:“玉堂东西壁,延袤数丈,悉画水以布之,风涛浩渺,拟瀛州之象也。修篁皓鹤,悉图廊庑,奇花异木,罗植轩砌。每外喧已寂,内务不至,风传禁漏,月色满庭,真人世之仙境也。”太宗为翰林院题“玉堂之署”四字,联系他曾说“词臣,实神仙之职也”^①之语,可知他绝非仅仅是因为翰苑与玉堂在待诏之地相同这一点上将二者并提,否则,宋太宗也不会如此大书一笔。宋周必大有《玉堂杂记》、元王恽有《玉堂嘉话》、明焦竑有《玉堂丛语》、清朱彝尊有《瀛洲道古录》等记录历代翰林院掌故的著作。

第三,翰林院以读书、校书为己任,故又以“木天”、“芸阁”这些与图书相关的词语为代称。宋代将宫中度藏图书的秘书阁称为木天,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四云:“内诸司舍屋,唯秘阁最宏壮,阁下穹隆高敞,相传谓之木天。”周麟之在《沈介除秘书少监》一文中希望对方“优游木天,驰骋文囿”,即是以木天指称秘书省。因翰林院与秘书监在“出入禁闼,特被亲遇,参谋军国”等方面相似,故以秘书代指翰林。王士禛《居易录》卷七认为木天代称翰林院始于宋代,不过直到元代之后这一称呼才广泛被使用。署名元范德机的《木天禁语》,是一部“集开元大历以来诸公在翰苑所论秘旨述为一编”(序)的诗话,书名“木天”显然指的就是翰林院。元翰林院检讨高克正有《木天遗稿》,当为其在翰林院所著。明清以木天称翰林院甚为普遍。芸阁又称芸台、芸馆,亦是古时藏书之府。宋高似孙《纬略》卷一〇云:“鱼豢《典略》曰:芸香,草也,辟纸蠹鱼。藏书台称芸台,藏书阁称芸阁。”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二四云:“芸香辟蠹,故藏书台称芸台,阁称芸阁。”^②翰林“惟闭户读书,方称其职”^③,“后世以入翰林为读中秘书”^④;且翰苑负有收

① 苏易简:《续翰林志》(上),《翰学三书》(一),第61—62页。

② 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二四《文学》引鱼豢《典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6册。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29页。

④ 《词林典故》卷二,《翰学三书》(二),第16页。